



春风文艺
荣誉出品



一世欢凉
YI SHI GUAN JING

你是我右上角 的心跳

【河自漫漫景自端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尼卡
著

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你才是我眼底最美的色彩。



你是我在上海
的心跳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尼卡
著

© 尼 卡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是我左上角的心跳 / 尼卡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9
ISBN 978-7-5313-4010-2

I. ①你… II. ①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85382 号

你是我左上角的心跳

责任编辑 王 平

责任校对 陈 杰

装帧设计 冯晓驰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70 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010-2

定价: 22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UNIT 1 001

鸟与鱼的距离

UNIT 2 047

月与星的分歧

UNIT 3 091

光与影的旖旎

UNIT 4 131

花与火的回忆



UNIT 5 167

枝与蔓的绵密

UNIT 6 207

风与水的痕迹

UNIT 7 253

云与波的凄迷

UNIT 1

nǐ shì wǒ zuǒ shàng jiǎo de xīn tiào
你是我左上角的心跳

【鸟与鱼的距离】

那声音，隔了那道门，却仿佛在她耳边。
胸口顿时如撕裂一般疼起来。



楼下落地钟发出清脆的声音。自端下意识地合上书，数着，钟敲了十二下。

她揉了揉额角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光着一双脚，走到窗边。从窗帘的缝隙中望出去。

静静的庭院里，屋前的水杉默默地立着。

夜色深沉。静得让人心里有些发慌。

不知站了有多久，听到外面车响，自端撩开窗帘一角。

警卫开了大门。车子进门以后便熄了火。车上下来两个人。影影绰绰的，看不太清楚。

自端放下窗帘，随手拿起一条披肩出来房间。

二楼走廊的灯忽然亮了。自端紧走两步下来，看到婆婆正从房里出来，忙叫道：“妈妈。”

佟夫人点了点头，“小铁回来了？”

“是。我下去给他开门。”自端裹紧了披肩。似是听到外面门锁“滴滴”的声响，她急匆匆地下楼去，只怪这楼梯太长、客厅太大，好像一时半会儿跑不到尽头……

门开了，佟铁河果然已经不耐烦，一双浓眉拧着，问：“又换密码了？”

自端不做声。

佟铁河的特别助理陈北进门后对自端行了个礼，悄悄地回身出去了。

佟铁河走进来，将大衣脱下来，随手丢在沙发上，“给我杯水。”声音闷闷的，带着他酒后那种特有的沉郁和慵懒。

自端拿起他的大衣，轻声道：“先回房吧。”

佟铁河扯了扯领带，站着没动。

“妈妈还没休息。”她怕吵到楼上的婆婆。

“给我水。”佟铁河好像没有听到她说的话，反而在沙发上坐下来。他沉重的身躯一下子陷进宽大柔软的沙发里去。

自端无奈，只好往厨房走。

客厅里，灯光有些暗。佟铁河看着自端。她身材纤细高挑，此时一把长而卷曲的头发披在背后，像瀑布一样……他闭上眼睛。也许是喝多了酒。他的嘴巴很干。

自端将一只玻璃杯递到佟铁河面前。她手指纤长，印在水晶杯上，很好看。佟铁河接过杯子。看了她一眼。她却没有看他，手指抚弄着他大衣上的绒，像是抚弄一只猫。佟铁河大口把水喝光。杯子依旧举到她眼前。

“还要。”

自端瞪着他。

她最恨他醉了回来胡搅蛮缠。

自端从他的大手里接过那只水晶杯。但是站着没动。

“景自端！”他大声，“给我倒水，你听见没？”

“你小声点儿。”她忍耐着，“回房……”

“我就要在这儿喝！”

自端对着这张像是带着青铜面具的脸，此时看起来又冷又硬又可恶……她耐着性子又去餐厅倒了杯水。递到他面前。

佟铁河接过来。水是温的。他嘴角一挑。

这样子生气，还是没忘了，他从来不喝冰水。

“妈妈还没睡，不要吵到她。”她说。

“嫌我吵……那你还叫我回来？”他晃着手里的杯子。

“喝完了就上去。”自端静静的说完，转身要走。佟铁河一把握住她的手臂。他手心灼热。像一块烧红了的烙铁。自端几乎被烫到。又来了！自端心里一阵气恼，嗓音一再地压低，“佟铁河，这是在家



里。你看清楚了，我是景自端。”

“是，你是景自端。景自端……你不是要装乖媳妇？怎么，我回来了，给你机会了，你还不好好儿表现？”

“你！”

自端甩开手臂。

她要忍，再忍。她知道她越气恼，他闹得越凶。索性丢下他不管，先上楼去。

她身上有些发颤，二楼的灯仍亮着，客房门紧闭。不知道婆婆会不会听到他们两个在楼下争执……自端叹了口气，很快上楼，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将佟铁河的大衣狠狠地丢在沙发上。

佟铁河坐在那里，手里仍握着那只水晶杯。他细细地抚摸着杯子的纹路。凯奇薇阁出品，已经有点儿历史了。自端喜欢精细的东西。

佟铁河手一松，水晶杯“扑噜”一下跌在地毯上。

他站起来，脚步有些虚浮。

打开房门的时候，更是恍惚——已经记不起，上次进这个房间是什么时候了。是一周前，一月前，一年前……还是，从来都没有进来过？

真的不记得了。

他随手关上门。

她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套间。进门是起居室，左手是内书房和影音室，右手是卧室……书房的灯还亮着，沙发上有随手搁下的书，地上有团做一处的毯子和靠垫，显见着他到家前，她一直在看书。

佟铁河在起居室里站了一会儿，往卧室这边来。

自端人影不见。

浴室里有水声。床尾搁了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睡衣。像是刚刚剪掉了标签。佟铁河在床沿上坐下来。

屋子里有些热。他松了下领口。

“水已经放好了。”自端从浴室出来。

佟铁河含糊地应了一声。

自端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快去吧。”

她出了卧室，见书房的灯还亮着，书桌上的鼠标一闪一闪发着红色的光，想起自己还有事没做完。她过去，从架子上取了两本书，塞进公事包里。明天一早她有课，往常这个时间早就休息了。

自端取下手表，放在公事包旁边。

呆呆地看着小巧轻灵的指针一下一下地跳过。

她关了灯。

卧室里，佟铁河的衣服随意地丢在地上。自端默默地把衣服一样一样捡起来。衣服上似乎还残留着他的体温；空气中，有他独有的味道……自端皱了皱鼻子。

停了停，她用一根手指挑起他丢下的内裤，靛蓝色、织着火红的云纹。有种原始的妖娆。

不知道是谁的品味。

自端于是胡乱地将怀里的衣物揉做一团，打开衣帽间的门，塞进门边那只竹筐里去，重重地盖上盖子。心忽然跳得急，鼻尖儿也冒了汗，自端抬手抹了一下，样子颇有点儿狼狈。

好半晌过去，浴室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自端在门边站了一会儿，过去敲了敲浴室的门。没有回应。再敲。仍没有回应。

她拧开门柄。

浴室门开了大约十公分的空当，明亮的灯光射出来，她不禁眯了下眼。

正在擦头发的佟铁河从镜子里看她。看到她猫一样眯缝起的眼睛，再慢慢地睁大。

自端见他没事，轻轻地关上门。

佟铁河的动作这才停下来。

他面前左边的架子上摆着一排高高低低、光华灿烂的水晶瓶子。



佟铁河数了数，一共十七个。怎么还多出了两个？

他记得自己发脾气的时候砸过的。还记得那水晶碎片四溅开来，携着瞬间引爆的香气，将这封闭的空间弥漫成一个充满浓烈味道的领域……

佟铁河伸手拿了一个过来，瓶颈镀金银条上刻着花体的英文字母。THT。他名字的缩写。

都是未开封的。

总是这样。

他毁掉一些，她便补上一些。最终不是少了，而是多了。多出来的那些，累累赘赘，不伦不类。

像他和她的关系。

他出去的时候，自端已经在床上了，背对着他，一动不动。

他按了灯掣。

室内完全暗了。

自端感觉到他在身边躺下来。

这么宽大的床，两个人并排躺着，还有一米多的距离。就算夜里睡相不好，人打了横，也不会碰到对方吧。

虽是这么想着，自端仍悄悄地收了一下身体，往自己的这一边。

渐渐的，听到他的呼吸沉下去。

自端翻了个身。

黑暗中，隐隐约约能辨得出他的轮廓。

自端闭上眼睛。

跟佟铁河睡在一起，最大的好处，大概就是他从来不打呼。他是无声无息的枕边人，存在，就好像不存在一般。

.....

佟铁河按着额头。慢慢地睁开眼睛。摸到床头的按钮，窗帘向两边退去。阳光闯进来，刺得他眼疼。

她已经不在床上。

耳边只听得到加湿器里“咕噜、咕噜”的水声。是种很温柔的声音。佟铁河望着天花板，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在泡温泉似的。那么舒服，那么安宁。要是没有轻微的头痛，像这样醒来，真是完美。

他转过头去。加湿器是只憨态可掬的狗。

她一直喜欢狗。想在家里养一只。曾经跟他提过一回。

但他一口回绝了。

他知道她是因为寂寞，就更讨厌这个提议。

她已经给他搭好了今天要穿的衣服。

他这两天要穿的，她提前拿了几套上来，整整齐齐地码在衣橱里。他在家的时候，起居总是在二楼他的套间。只是因为母亲来了，他不方便那么做。

他目光巡视着她的衣帽间，微微地皱了皱眉。

下楼来先遇到沈阿姨。

“小铁起床啦？”沈阿姨跟在佟夫人身边快三十年了，随着佟夫人叫他小名。这会儿，微笑着，说，“夫人在花园里。今天起得早呢，在后花园里转了一早上，直夸阿端把家打理得漂亮。”

佟铁河笑了笑，点头答应。

正巧佟夫人由花园进来，抬眼看到儿子，便笑着伸出手来，道：“可算见着你了。”

“妈。”佟铁河笑着。拥抱下母亲。

佟夫人打量着他，道：“瘦了。”

佟铁河摸着自己的脸，笑。

佟夫人挽着儿子的手臂，一起往餐厅走，道：“要不是知道你一早把手上的楼盘清了，还当你在犯愁手里的房子。”

佟铁河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是有犯愁的事，不过不是这个。”

佟夫人看他一眼，道：“那个牌照，不要太着急。”

佟铁河嗯了一声，问：“父亲好吗？”

“老样子。”佟夫人坐下来，看着儿子，道，“都说你像你父亲，



怎么连喝酒的德行都像呢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喝了酒好好儿的回房睡觉去就罢了，你找阿端的麻烦做什么？我看阿端就是太纵了你。”

佟铁河这才知道敢情昨儿晚上那一幕都被母亲看在眼里了。

佟夫人微嗔：“阿端就算不错了，儿子。你还不知足！你还在外面胡闹，被你父亲知道，仔细你的皮！”

“您都哪儿听来的，没有的事。”他跟母亲装憨。

“你少来！现在的孩子们，也不知道哪门子邪风，外面没有一两个红颜知己，是不是特没面子？”

佟铁河笑出来，道：“妈！”

佟夫人道：“现在看来，这些个媳妇儿里，数阿端性子好。旁人一提，就说你大嫂吧，那脾气，爆碳似的。钢川家里整日鸡飞狗跳。”

铁河笑了，说：“他俩没事。”

“谁说他们有事了？我就是打个比方。你这家里多安宁？还不是多亏了阿端好脾气。”

铁河呵呵笑着，也不分辩。

佟夫人继续说：“钢川性子也不好，伊甸倒是能煞住他。这几年钢川也浮躁了。上娱乐版倒比上财经版来得多。”

铁河笑。

“这阵子，倒是家同和杨丹有点儿事。”

铁河点头。表弟家同正在闹离婚。他看了母亲一眼，说：“得空我说说他。”

“由着他们吧。我说，小铁。”佟夫人转头。

佟铁河只觉得脑袋里有根筋被挑了一下。他从来都怕母亲这个“我说”。

“您说。”

“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”佟夫人望着铁河，“你父亲前几日

突然冒出一句‘老二家怎么还没动静’。你知道了？”

铁河不语。

“别借口忙，又不要你生。”

“妈……阿端又要教书又要上学，明年才能拿到学位呢。”

佟夫人撇撇嘴，道：“伊甸也是怀着妥妥拿到宾大Ph.D的！”

“我……们会考虑。”

“还考虑什么！你们都多大了？还有啊，你父亲说了，要你们回家过年。”佟夫人瞪着佟铁河，“意思是，小铁，你，必须回家过年。甭废话，不信你那破公司离了你不成了。让阿端放了寒假就回家，趁这个机会，我给她好好调养一下身子。一看她就是气血不足，怀得上孩子才叫奇怪……”

佟铁河脑子里的筋一根一根搅作一团了。

下课铃声响起来。

自端低头收拾着桌子上散着的书本和电脑。短信音乐一响，倒吓了她一跳。

“一起吃午饭。学校门口见。”屏幕上闪出一行字。

是自飒。

自端回了条信息：“把你车停后门。”

不一会儿，自飒回了信：“我腿儿着来的。”

自端笑了笑。她穿上大衣，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外面零下十几度，哈气成冰。自端小跑着去取车，只这一会儿的工夫，她觉得自己都快僵了，紧赶着钻进自己小车里，搓了搓手。

看到自飒，自端按了一下喇叭，正在打电话的自飒看到她的小smart，甩开长腿，几步跨过来，打开车门钻了进来，说：“建国门La Picaso……没跟你说！你丫管得着吗？我爱跟谁吃饭跟谁吃饭……甭废话，有多远滚多远……你要再让我看见你那张臭脸，你试试！”自飒“啪”的一声关了电话，掏出墨镜来戴上，想要掏烟，又顿住，



“差点儿忘了，这在你车上呢。”

“你少抽点儿。”自端推了推眼镜，看着自飒，只觉得她今天气色很不好。

自飒不在意，“我打七岁开始偷着抽，烟龄快三十年啦，叫我少抽点儿，不如叫你家佟铁河少赚点儿。”

“好好儿的又提他做什么。”自端皱眉。

“且说呢……你不知道吧？你家佟铁河这回又抖了，那牌照，他摘了最大一面。昨儿晚上我在使馆区还碰见他，丫还跟我装蒜。喂，今儿这一顿你请啊！”自飒说话，一向竹筒倒豆子。

自端又推了推眼镜，道：“你这一顿少说也吃掉我半个月的工资。下半程你养我？”

“呸！”自飒哈哈大笑。

到了La Picasso，还不太到饭点儿，人很少。这馆子自飒是极熟的，自端便由着自飒点菜。她只管坐在一边，小口地喝着水。

侍应生离开，自飒看着对面静静地坐着的自端。

暗紫色的樽领毛衣，衬得她越发肌肤白皙。那细细的皮肤，泛着珠光，柔得起腻。一张鹅蛋脸，眼睛大大的，鼻梁高高的，那是景家的遗传特征。饱满的额头，圆润的下巴，小巧红润的嘴唇，就完全像她母亲了。此时她将一头天然的卷发，用一支古玉发簪别在脑后，简单又漂亮……

自飒忍不住就叹了口气，“还是奶奶说得对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们阿端，坐着，那是一幅画；走着，那是一幅会动的画。”

自端白皙的脸上泛起一阵轻红，越发的艳光四射。

自飒见了，摇了下头，就伸手过来摘她的黑边眼镜，“丑！”

自端挡开她的手，说：“摘了眼镜什么也看不见……刚打电话给你的谁啊？”

自飒立时三刻缩回椅子里去。

“四哥？”自端问。想必也没有别人。

自飒哼了一声，没有否认。靴子尖儿碰着桌腿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“他回国了？”自端小心地问。邓力昭不见踪影有一阵子了。

“谁知道这龟蛋在哪儿呢！”自飒说。恨恨的，又补了一句，“我是他什么人、他又是我什么人呢？”

自端听了，沉默片刻，笑了下，又摇头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四哥等着我叫他姐夫都等了半辈子了。”

自飒听了这话，呆了一呆，垂下眼帘，手里的打火机辗转腾挪，像一颗琉璃珠在手心里跳舞。

“他娶不了我。”她闷声道。

“姐……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有个女人，给他生了个女儿。”

自端正打开餐巾的手，在半空停了一下，头脑忽然一片空白。

“什么……”她的手垂下来，攥住了餐巾。

自飒吐了一口烟。苦笑一下——自端有这样的毛病。心里一紧张，手便逮住什么死攥住什么——她摇了摇头。

自端看着自飒，“到底……”

“我没办法和你解释清楚。恐怕，邓力昭自己也解释不清楚。”自飒一张脸冷得像石雕。

解释不清楚。还是不能解释清楚？

自端默默的。心里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。

“姐……”她看着自飒。

“阿端，你放心。”隔了半张桌子，自飒握了自端的手。她的手凉，自端的手更凉。她不想再说什么了，她知道，阿端都懂；阿端在想什么，她也懂。

面前的食物是渐渐地凉了。

“送我回家吧。”自飒说。



“回哪儿？”自端问。

“故园。”

“哪儿？”她没听说过这个地方。

自飒照准自端额头就是一巴掌，“你老公去年最轰动的项目，就是故园。”

自端吃痛，她揉着额头。

佟铁河事业上的事，她一向不过问，怎么会知道？

自端问怎么走。

自飒恨恨的，道：“滚一边去，等下我来开。”

自端道：“那我来结账……”

“滚！”自飒被她气得反而笑出来，“我在这家是月结的。”她说完站起来。侍应生早取了两人的外套来。

自端穿好外套，跟她一起出来。门口自飒遇到几个熟人。自端站在一边等她。里面有人忍不住多看她几眼。

“我妹。”自飒笑道，“少拿你们那桃花眼乱瞟。”

“啊！佟家的那位？”那人恍然大悟，“难怪呢。给介绍一下……”

“滚！给佟铁河知道，你活不活了？”

那人立时就笑了，说：“也是，佟铁河的女人，多看一眼，怕不给他把眼珠子剜出来！”

“你丫真想死啊！我这就给你把眼剜出来！”自飒笑骂。一时散了，才招呼自端上车。自端始终安安静静的，自飒忍不住盯了她一眼，“佟伯母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又得装恩爱夫妻了吧？”自飒问。

自端不出声。

她的电话在这时忽然响起来，她看一眼，是佟铁河。

“哎！”她先应了一声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他问。

“嗯……”自端看一眼外面，“建外。”

“我晚上有应酬，你回家陪妈妈吃饭吧。”

“噫”

“太晚的话，你别等我。”

“嗯。没别的事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“那好。”

“好。”

自端收了线。

车子已经停在路边。

“你不是要出城？”自端问。

自飒笑笑，道：“你们家老爷下了旨，你还是早点儿回去吧。”

自端有些不放心的。

“得了吧！要为了邓力昭寻死，二十年前就死过了。”自飒推开车门下去，对着自端摆了摆手，“你开车小心，到家给我电话。”

自端看着她招手拦车，急忙下车来，“姐！”

自飒回头。

“明儿我没课，过去看你。”

“别了，还是等你们老太太回了沪上，你再来我那儿住几天散散心吧。我看，你也实在是给拘得太厉害了。”自飒言罢摆了摆手，钻进出租车里去了。

对着车子离去的方向，自端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。

冷风吹过来，箭一样射透衣服。

北京的冬天，冷的时候，真让人想哭。

晚饭前佟铁河的六姨七姨来了。吃过饭，老姐妹三个坐在厅里喝茶聊天。自端坐在一边，给这个递水果，给那个斟茶。家里忽然间热闹起来了，自端觉得很舒服。她专心地剥着橙子，面前好像有一层橙